

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

南史演义

[清] 杜纲 著



华夏出版社
HUAXIA PUBLISHING HOUSE

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

南史演义

[清] 杜纲 著



华夏出版社
HUAXIA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南史演义 / (清) 杜纲著. —北京: 华夏出版社,
2013. 01

(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)

ISBN 978 - 7 - 5080 - 6332 - 4

I. ①南… II. ①杜… III. ①章回小说 - 中国 - 清代
IV. ①I242. 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074616 号

出版发行: 华夏出版社

(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 100028)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制: 永清县晔盛亚胶印有限公司

版 次: 2013 年 01 月北京第 1 版

2013 年 0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开 本: 670 × 970 1/16 开

印 张: 16

字 数: 240.3 千字

定 价: 32.00 元

本版图书凡印制、装订错误, 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

前 言

南北朝时期,是我国历史上民族关系最为纷繁复杂、战乱最为激烈频仍的时期。这段历史时间虽不长,但它包括了六个政权的分裂与更迭,它们是北魏、东魏、西魏、北齐、北周、隋。其中的政治军事事件、人物经历等变化频繁。《南史演义》描述的正是这一时期的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。书中匠心独具的结构与全面、细致、生动的描写,使《南史演义》具有很强的可读性。

《南史演义》的作者是清代乾隆时期著名的通俗小说作家杜纲(约1740年—约1800年)。杜纲,字振山,江苏昆山人,他同时还著有《北史演义》。

我国的演义自《三国演义》以来,数量渐多,体制也日臻完备。它们当中不乏风格质朴生动的上乘之作,而大多数演义因由某些书坊主编写或请人代写,以赚钱为目的,而呆板地填充史实,文笔枯涩,质量难以让人恭维。而《南史演义》则出于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文人之手,文笔流畅,叙事清晰。这在古代历史演义类的小说中是不多见的、较有成就的。

在《南史演义》中,作者较好地把握了“演义”体裁的特点,它既不同于正统史书的绝对忠实历史的特点,又不同于“戏说”之类的凭空杜撰,而是以野史逸事与正统史传相结合,既晓人以理,又动人以情。作者在《南史演义》的《凡例》中称:“凡正史所载,无不备录,间采稗史事迹,补缀其阙,以广见闻所未及。皆有根据,非随意撰造者可比。”

在《南史演义》中,作者大量地采用了传统的前人行之有效的方法,如《左传》描写战争的手法,《红楼梦》“草蛇灰线”的手法等。在塑造人物上,作者注重展示各主要人物的独特性格。作者即使描写同一类型的人物,也尽力着重刻画其独特之处,与同类的其他人的差异,力求千人千面。

作者时值文字狱盛行的时代,为了使这部被正统文人所轻视的演义

小说得以广泛流传,不得不在叙事中冠以纲常名教之说,强调因果报应,又在《凡例》中大谈一番去淫重节的道理,不免落了俗套。而且,作者喜欢谈论法术怪异等事,又显得有些荒诞。不过,这些都是时代的局限性所造成的,相信今天的读者会有公平的认识和评判。

此次再版,我们对原书中的笔误、缺漏和难解字词进行了更正、校勘和释义,对原书原来缺字的地方用□表示了出来,以方便读者阅读。由于时间仓促,水平有限,其中难免有所疏失,望专家和读者予以指正。

编 者

2011 年 3 月

南史演义序

余既劝草亭作《北史演义》问世，自东、西魏以至周、齐及于隋初，其兴亡治乱之故，已备载无遗，远近争先睹之为快矣。特南朝始末，未能兼载，览古之怀，人犹未饫。^①且于补古来演义之阙，犹为未备也。乃复劝其作《南史演义》，凡三十二卷。自东晋之季，以迄宋、齐、梁、陈，二百余年，废兴递嬗^②，无不包罗融贯，朗如指上罗纹。持此以续《北史》之后，可谓合之两美矣。或谓南朝风尚，贤者骛^③于玄虚，不肖者耽于声色，所遗事迹，类皆风流话柄，所谓六朝金粉是也。载之于书，恐观者色飞眉舞，引于声色之途而不知返，詎非作书者之过耶？余应之曰：“嘻！子何见之小也？夫有此国家，即有兴替。而政令之是非，风俗之淳薄，礼乐之举废，宫闱之淑慝^④，即于此寓焉。其兴也，必有所以兴；其亡也，必有所以亡。如是而得者，亦如是而失。影响相随，若报复然。阅者即其事以究其故，由其故以求其心，则凡正心、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之道，胥^⑤于是乎在。宁可执‘金粉’两字概之耶？且圣人删《诗》，不废《郑》、《卫》^⑥，亦以示劝惩之意。是书之作，亦犹是而已矣。况荒淫侈靡之事，正史亦并载之，其能尽弃之否耶？”或无以应，乃书之以弁于简端。

乾隆六十年岁在乙卯三月望前一日，愚弟许宝善撰。

① 饫(yàn)——满足。

② 递嬗(shàn)——交替、演变。

③ 骛(wù)——从事，致力。

④ 淑慝(tè)——善良与邪恶。

⑤ 胥(xū)——都，皆。

⑥ 《郑》、《卫》——《诗经》中的《郑风》、《卫风》。郑、卫之声多为表现男女爱情诗歌；孔子认为郑、卫之声“淫”，但修订《诗经》时并未将其删去。

南史演义凡例

一、是书自晋迄隋，备载六朝事迹。而晋则孝武以后事变始详，其上不过志其大略。隋则仅志其灭陈一师，余皆未及者。盖是书及《北史》，原以补古来演义之阙，缘前有《东西晋演义》，后有《隋唐演义》，事已备见于两部，故书不复述。

一、宋代晋，齐代宋，梁代齐，陈代梁，迹若一辙，而其中兴亡得失之故，仍彼此不同。故各就正史本文而演畅之，阅者可参观焉。

一、六朝金粉，人物风流。中间韵事韵语，足供玩绎者，美不胜收，如《世说新语》^①等书所载皆是。书中不及备录，唯于本文有关涉者采而录之。

一、开业之主，若宋高祖裕、齐高祖道成、梁高祖衍、陈高祖霸先，皆雄才大略，多有善政可纪。而规模气象，总逊宋高一筹，故载叙宋事独多。

一、南朝之败，每由幼主在位，强臣得行弑逆。然如宋之子业苍梧，齐之东昏，淫凶暴虐，恶逾桀纣，死不足惜。他若宋少帝、齐郁林同一无道，尚无甚大恶，故于弑之尤多贬词。

一、南北地名屡易，有地去而名存者，如兖、豫既失，仍设南兖州、南豫州等号是也，阅者须辨之。

一、事有与《北史》相犯者，如侯景之乱梁，隋师之灭陈，彼此俱载。然此详则彼略，彼详则此略，一样叙事，仍两样笔墨。

一、书中所载诗词歌赋，有本系前人传留者，即其原本录之，不敢增减一字。

一、凡忠义之士，智勇之臣，功在社稷者，书中必追溯其先代，详载其轶事，暗用作传法也。

一、坊本叙战，每于临阵之际，必先叙明主将若何披挂，若何威武。彼此出阵，若何照面，若何交手，一番点缀，竟成印板厮杀。书中大小数十战，此等语绝不一及，避俗笔也。

① 《世说新语》——南朝宋刘义庆撰志人小说集，三卷。

目 录

第 一 卷	晋室将亡廊庙乱	宋家应运帝王兴	 (1)
第 二 卷	刘寄奴灭寇立功	王孝伯称兵受戮	 (10)
第 三 卷	杨佺期演武招婚	桓敬道兴师拓境	 (18)
第 四 卷	京口镇群雄聚义	建康城伪主潜逃	 (27)
第 五 卷	扶晋室四方悦服	伐燕邦一举荡平	 (35)
第 六 卷	东寇乘虚危社稷	北师返国靖烽烟	 (42)
第 七 卷	除异己暗袭江陵	剪强宗再伐荆楚	 (49)
第 八 卷	任诸将西秦复失	行内禅南宋聿兴	 (57)
第 九 卷	废昏庸更扶明主	杀大将自坏长城	 (64)
第 十 卷	急图位东宫不子	缓行诛合殿弑亲	 (72)
第 十 一 卷	诛元凶武陵正位	听逆谋南郡兴兵	 (79)
第 十 二 卷	子业凶狂遭弑逆	邓琬好乱起干戈	 (86)
第 十 三 卷	计身后忍除同气	育螟蛉暗绝宗桃	 (93)
第 十 四 卷	辅幼主道成怀逆	殉国难袁粲捐身	 (100)
第 十 五 卷	沈攸之建义无成	萧绍伯开基代宋	 (108)
第 十 六 卷	纵败礼宫闱淫乱	臣废君宗室摧残	 (116)
第 十 七 卷	救义阳萧衍建绩	立宝卷六贵争权	 (124)
第 十 八 卷	行乱政外藩屡叛	据雄封众士咸归	 (132)
第 十 九 卷	萧雍州运筹决胜	齐宝卷丧国亡身	 (140)
第 二 十 卷	宝寅潜逃投北魏	任城经略伐南梁	 (147)
第 二 十 一 卷	停洛口三军瓦解	救钟离一战成功	 (154)
第 二 十 二 卷	筑淮堰徒害民生	崇佛教顿忘国计	 (161)
第 二 十 三 卷	伐东魏渊明被执	纳叛臣京阙遭殃	 (168)
第 二 十 四 卷	羊侃竭忠守建业	韦粲大战死青塘	 (176)
第 二 十 五 卷	侯景背誓破台城	诸王敛兵归旧镇	 (184)
第 二 十 六 卷	陈霸先始兴举义	王僧辩江夏立功	 (192)
第 二 十 七 卷	侯景分尸惩大恶	武陵争帝失成都	 (200)

2 南史演义

第二十八卷	魏连萧鮠取江陵	齐纳渊明图建业		(208)
第二十九卷	慕狡童红霞失节	扫余寇兴国称尊		(215)
第三十卷	废伯宗安成篡位	擒王琳明彻立功		(223)
第三十一卷	张丽华善承宠爱	陈后主恣意风流		(230)
第三十二卷	陈氏荒淫弃天险	隋兵鼓勇下江南		(237)

第 一 卷

晋室将亡廊庙乱 宋家应运帝王兴

粤^①自西晋之季，惠帝不纲，贾后乱政，宗室相残，群雄四起，天下土崩瓦解，遂至大坏。琅琊王睿，避难渡江，收集余众。以王导专机政，王敦总征讨。江东名士贺循、顾荣辈相率归附，奉以为君，即位建康，遂开东晋之基，是为元帝。其后遭王敦谋逆，郁郁成疾，在位六年而崩。子明帝立，会敦死，其党皆伏诛，大乱乃定。明帝在位三年而崩。太子即位，是为成帝。庾亮、王导、卞壺同受顾命。苏峻反于历阳，兵入台城。卞壺战死，庾亮出亡，天位几失。赖有温峤、陶侃诸贤，奋起义兵，入平内难。峻以败死，晋室复宁。帝在位十七年，国家无事。及崩，二子俱幼，乃迎帝弟琅琊王岳为嗣，是为康帝。二年去世，太子聃即位，是为穆帝。其时，桓温都督荆、梁等州，坐拥强兵，遥执朝政。出师平蜀，进封临贺郡公，威名大震，朝廷畏之。时殷浩有盛名，帝引为心膂^②，欲以抗温。哪知浩徒负虚声，全无实用，出兵屡败，温上表废之。由是大权一归于温。穆帝崩，无子，乃立成帝长子丕，是为哀帝。帝在位四年崩，无子，弟琅琊王奕立，是为废帝。温有篡夺之志，诬帝夙有痿疾^③，嬖人^④朱灵宝等参侍内寝，秽乱宫掖，所生三男，皆非帝出，恐乱宗祧^⑤，遂废帝为海西县公。迎会稽王昱登极，是为简文帝。帝美风仪，善容止，神识恬畅，然无经济大略。谢安以为惠帝之流，清谈差胜耳。在位二年，常忧废黜，俄以疾崩。太子曜即位，是为孝武帝。其时桓温已死，桓冲继之，尽忠公家。又任谢安为相，总理朝政。安有庙堂之量，选贤使能，各当其任，内外称治。太元八年，苻坚入寇，发

① 粤——助词。用于句首或句中，与“曰”通。

② 心膂(lǚ)——膂，脊骨。亲信，作为骨干的人。

③ 痿(wěi)疾——指身体某一部分机能衰退。此处指性机能衰退。

④ 嬖(bì)人——宠爱的人。

⑤ 宗祧(tiáo)——宗庙。祧，古代称远祖的庙。

兵八十七万，前临淝水。旗鼓相望，千里不绝，举朝大恐。安不动声色，命谢玄、谢石，率兵八万拒之。将士奋勇，大败秦师。死者蔽野，走者闻风声鹤唳，皆以为晋兵将至，心胆俱裂。亏此一捷，国势遂固。人皆谓安石之功，实同再造。那知良臣去世，君志渐侈，日复一日，渐渐生出事来。

今且说孝武帝，初政清明，信任贤良，大有人君之度。既而溺志于酒，不亲万几。有母弟道子，封琅琊王，悉以国事委之。道子亦嗜酒，日夕与帝酣饮为乐，复委政于中书令王国宝。以故左右近习，争弄威权，交通请托，贿赂公行，朝局日坏。尚书令陆纳，尝望宫阙叹曰：“好家居，纤儿欲撞坏之耶？”群臣上疏切谏，帝皆不省。国宝既参国政，窃弄威福，势倾朝野，却一无才略，唯以谄佞为事，凡道子所欲，无不曲意逢迎，故道子宠信日深。一日，道子色若不怿^①，国宝问故。道子曰：“吾府中宫室虽多，苦无游观之所，可以消遣情怀。”国宝曰：“易耳。府吏赵牙最有巧思，何不使辟东第为之，可以朝夕游赏。”道子从之。乃使赵牙于东第外辟地数里，迭石为山，高百余丈。环以长渠，列树竹木。高台杰阁，层出其中。临渠远近，皆筑精舍。使宫人开设酒肆其间，道子与左右亲臣乘船就之，宴饮以为笑乐。一日，帝幸其第见之，谓道子曰：“府内有山，游览甚便。然修饰太过，毋乃太耗物力。”道子默不敢对。帝还宫，道子谓赵牙曰：“上若知山是人力所为，尔必死矣。”牙曰：“王在，牙何敢死？”营造弥盛。帝由是恶之。国宝欲重道子之权，讽令群臣奏请道子位大丞相，假黄钺^②，加殊礼。侍中车胤拒之曰：“此成王所以尊周公也。今主上当阳^③，非成王之比。相王在位，岂得自比周公乎？”议乃止。帝闻大怒，而嘉胤有识。又道子为太后所爱，内廷相遇，如家人一般。每恃宠乘酒，失礼于帝。帝欲黜之，而虑拂太后意，含忿不发。

时朝臣中王恭、殷仲堪最负重望，因欲使领藩镇，以分道子之权。一日，王雅侍侧，谓之曰：“吾欲使王恭为兖、青二州刺史，镇京口；殷仲堪为荆州刺史，镇江陵。卿以为何如？”雅曰：“王恭风神简贵，严于嫉恶。仲

① 怿(yì)——欢喜，高兴。

② 黄钺(yuè)——钺，古代一种像斧的兵器。黄钺，以黄金为饰之钺，天子所用，作为帝王的仪仗。有时大臣出师，亦假以黄钺，以示威重。

③ 当阳——指帝王位朝南面向明而治。

堪谨于细行，以文义著称。然皆局量^①峻狭，果于自用，且干略皆其所短。若委以方面，天下无事，足以守职；一旦有事，必为乱阶。恐未可用也。”帝不以为然，卒任二人为刺史。由是君相疑贰，友爱渐衰。太后欲和解之，暗使中书郎徐邈从容言于帝曰：“昔汉文明主，犹悔淮南^②；世祖聪达，负愧齐王。兄弟之际，宜加深慎。琅琊王虽有微过，尚宜宏贷。外为国家之计，内慰太后之心。”帝纳其言，复委任如故。

太元二十一年，长星^③昼见。群臣进奏，劝帝修德禳灾。帝正在华林园饮酒，见奏，起立离座，举杯向天祝曰：“长星，我劝汝一杯酒。自古岂有万年天子乎？”左右皆窃笑。

却说“酒色”二字，从来相连。帝则唯酒是耽，而于色欲甚淡，凡嫔御承幸者，一不快意，即贬入冷宫，或赐之死，宫中谓之薄情天子。独张贵妃侍帝有年，宠爱无间。然貌慈心狠，妒而且淫。自承宠之后，即不容帝有他幸。枕席之私，流连彻夜，犹为未足。故虽独沾恩宠，尚未满意。及帝末年，嗜酒益甚，几于昼夜不醒。才一就枕，便昏昏睡去，任你撩云拨雨，漠若不知。弄得张妃欲念弥炽，终夜煎熬，积怨生恨。以故愁眉常锁，对镜不乐。有宫婢彩云者，善伺主意，私谓妃曰：“帝与娘娘夜夜同衾，有何不足，而郁郁若此？”妃叹曰：“如此良宵，身与木偶同卧，尚有人生之趣否，教人怀抱怎开？”彩云笑曰：“此非帝误娘娘，乃是酒误帝耳。”妃为之失笑。

一夕，帝宴于后宫，张妃陪饮。饮至半酣，帝忽问张曰：“卿年几何？”妃曰：“三十。”帝曰：“以汝年，亦当废矣。吾意更属少者，明日贬汝于冷宫何如？”帝本戏言，而张妃积怨已久，忽闻是言，信以为实，益增恼怒，顿起不良之意，强作欢容，手持大杯敬帝。帝本好饮，且不知是计，接来一吸而尽。饮已无数，犹频频相劝。及帝大醉，不省人事，张妃乃命宫人扶入，寝于清暑殿内。余宴分赐内侍，命各去畅饮，不必再来伺候。内侍退讫，独存心腹宫婢数人，泣谓之曰：“汝等闻帝饮酒时言乎？帝欲杀我，汝等

① 局量——指器量、度量。

② 淮南——指汉淮南王刘长，为汉高祖刘邦之子，封淮南。汉文帝在位时，起兵谋反，事败，被谪徙蜀郡，中途不食而死。

③ 长星——彗星。

明日皆赐死矣。”宫女亦泣。妃曰：“汝欲免死，今夜助我举一大事，不但可免大难，且有金帛给汝。否则，唯有死耳。”宫人皆曰：“唯命。”乃走至帝所，见帝仰面而卧，烂醉若死。妃令宫女以被蒙帝面，身坐其上，按住四角，使不得展动。良久起视，则帝已闷绝而死矣。

妃见帝死，召内侍至前，悉以金帛赂之，嘱其传报外廷，但言帝醉后，遇魘^①暴崩。外廷一闻帝殂，飞报道子。道子闻之，又惊又喜：惊者，惊帝无故暴崩；喜者，喜帝崩之后，则大权独归于己。急召国宝谋之。国宝曰：“臣请入作遗诏要紧。”遂飞骑入朝。时已半夜，禁门尚闭，国宝扣呼求入。黄门郎王爽厉声拒之曰：“大行晏驾，皇太子未来，敢入者斩！”国宝失色而退。黎明，百官齐集，共诣道子，请立新君。道子意欲自立，而难于启口，使国宝示意群臣。车胤附道子耳语曰：“王恭、殷仲堪各拥强兵于外，相王挟天子以令之，谁敢不服？倘若自为，彼兴问罪之师，长驱至京，相王何御之？”道子悟。辛酉，率百官奉太子即帝位，是为安帝。当是时，执政者一昏钱之人，登极者又一愚幼之主，群臣依违从事，唯务苟安。帝崩之由，皆置不问。张妃始犹疑虑，恐怕廷臣究问情由，大祸立至。及梓宫^②既殓，外廷无人问及，私心暗喜。可怜一代帝王，死于数女子之手。把一亲手弑逆的人，竟轻轻放过。识者有以知晋祚^③之不长矣。

却说王恭闻帝晏驾，星夜起身到京。举哀毕，仰宫殿叹曰：“佞人得志，国事日非，榱栋^④惟新，便有黍离之叹^⑤，奈何！”故每见道子、国宝，辄厉声色。二人积不能平，遂有相图之意。国宝说道子曰：“王恭意气凌人，不如乘其入朝，伏兵杀之，以绝后患。”道子胆怯不敢动。或亦劝恭，以先诛国宝，可免后忧。恭不能决，谋之王纂。纂曰：“国宝罪逆未彰，今遽诛之，必大失朝野之望。况身拥强兵，发于輶轳之下，谁谓非逆？我意俟其恶布天下，然后顺众心除之，亦无忧也。”恭乃止。冬月甲申，葬孝武

① 魘(yǎn)——妖邪。

② 梓宫——指棺材。用梓木做成故称。

③ 祚(zuò)——福运。此处指国家的命运。

④ 榱(cuī)栋——房屋的椽子与脊檩。常用来比喻担负重任的人物。

⑤ 黍离之叹——《诗经·王风》有“黍离”篇，诗序称西周亡后，周大夫过宗庙宫室，尽为禾黍，徘徊不忍去，乃作此诗。后用为感叹亡国触景生情的词句。

帝于隆平陵。恭亦还镇去了。自是道子益无忌惮，日夜沉湎，杯不离手。除二三谐臣媚子外，宾客罕见其面。

一日，有客进谒。道子以其求见数次，不得已见之。其人姓桓，名玄，字敬道，温之庶子也。其母马氏，尝与同辈夜坐月下，见一流星，坠铜盆水中，光如二寸火珠，炯然明朗。同辈竞以瓢接取，皆不能得。马氏取而吞之，遂有感怀孕。及产时，有光照室，人以为瑞，故小名灵宝。奶母^①每抱诣温所，必易人而后至，皆云体重于常儿数倍。温甚爱而异之。临终，命以为嗣，袭爵南郡公。及长，形貌瑰奇，风神秀朗。博综艺术，兼善属文。每以雄豪自处，负其才地，谓宜立朝居要。而朝廷以其父温得罪先朝，疑而不用。年二十三，始拜太子洗马^②。后出补义兴太守，郁郁不得志。尝登高望震泽，叹曰：“父为九州伯，儿为五湖长，恋此何为？”遂弃官归国，上疏自讼曰：“先臣勤王之勋，朝廷遗之，臣不复计。至于先帝龙飞，陛下继明，请问率先奉上者，谁之功耶？”疏寝不服。今见孝武已崩，道子当国，望其引用，故来进谒。哪知桓玄来见时，道子已在醉乡，蓬首闭目，昏昏若睡。玄至堂阶，众宾起接，道子安坐如故。左右报曰：“桓南郡来。”道子张目谓人曰：“桓温晚途欲作贼，其子若何？”玄伏地流汗，不得起。长史谢重举笏^③对曰：“故宣武公黜昏立明，功高伊、霍^④，纷纭之言，宜不足信。”道子目视重曰：“依知依知。”因举酒嘱玄曰：“且饮此。”玄乃得起。由是切齿于道子，不发一言而退。

归至家，独坐堂中，怒气不息。其兄桓伟见之，曰：“弟有何事而含怒若此？”玄曰：“吾父勋业盖世，子孙失势，为庸奴所侮。”因备述道子语，曰：“吾恨不手刃之也！”伟曰：“朝政日紊，晋室将败，时事可知。吾桓氏世临荆州，先宣武遗爱在彼，士民悦服。荆、益名流，皆吾家门生故吏。策而使之，谁不心怀报效？况仲堪初临荆州，资望犹浅，今往归之，彼必重用。借其势力，结纳群才，庶可得志。毋庸留此，徒受人辱也！”玄恍然大

① 奶(nǎi)母——乳母。

② 洗(xiǎn)马——官名。为太子官属。

③ 笏(hù)——古代大臣上朝执持着的手板。

④ 伊、霍——商朝时的伊尹与西汉霍光。二人俱有匡扶朝政、辅助君王掌管天下的大功。

悟，乃尽室以行，往投仲堪。

先是，仲堪到官以来，好行小惠，政事繁琐，荆人不附。又与朝廷不睦，恐为国宝等所图。正愁孤立，一闻玄至，知其素有豪气，为荆人畏服，不胜大喜。忙即接见，邀入密室细语。谓玄曰：“君从京师来，必知朝廷虚实。近日人情若何？”玄曰：“大臣昏迷，群小用事，朝政颠倒，日甚一日。是以脱身西归，委诚足下。且更有一说，君及王恭，与道子国宝素为仇敌，唯患相毙之不速。今道子既执大权，与国宝相为表里，其所黜夺，莫敢不从。孝伯居元舅之地，尚未敢害。君为先帝识拔，超居大任，人情不附，彼若假托帝诏，征君为中书令，君将何以辞之？如是，则荆州失而君危矣！”仲堪曰：“吾正忧之，计将安出？”玄曰：“孝伯疾恶深至，切齿诸奸。君宜潜与之约，兴晋阳之甲，以除君侧之恶。东西齐举，玄虽不肖，愿帅荆、楚豪杰，荷戈先驱。此桓、文^①之勋也，君岂可坐而失之？”仲堪然其计，即与共谋军事。

却说王恭自还镇后，深恶国宝所为，正欲举兵诛之。一日，致书于仲堪曰：“国宝等乱政益甚，终为国祸。愿与君并力除之。”仲堪得书，以示桓玄。玄曰：“恭有是心，正君之大幸也！乌可不从？”于是仲堪复书王恭，殷、王遂深相结，连名抗表，罪状国宝，举二州之兵，同时向阙。国宝闻王、殷兵起，恇惧^②不知所为。命其弟王绪率数百人，戍竹里以伺动静。夜遇风雨，人各散归。道子召国宝谋之，国宝茫无以对，但云内外已经戒严。国宝退，王纂、车胤入见。道子向二人问计，纂曰：“王、殷与相王，素无深怨，所竞不过势利之间耳。”道子曰：“得无曹爽^③我乎？”纂曰：“是何言与？大王宁有爽之罪，孝伯岂宣帝之侑^④耶？”道子曰：“国宝兄弟劝吾挟天子以征讨，卿等以为然否？”车胤曰：“昔桓宣武伐寿阳，弥时乃克。今朝廷遣兵，恭必拒守。若京口未拔，而上流奄至，不识何以待之？”道子曰：“然则若何而可？”二人曰：“今有一计，恐相王未必能行。若能行之，

① 桓、文——春秋五霸中的齐桓公和晋文公。

② 恇(kuāng)惧——恐慌不安。

③ 曹爽——三国曹操之族孙。曹芳时为大将军，与司马懿同辅政，后被司马懿用计诛死，夷三族。

④ 侑(chóu)——同伴，伴侣。

兵可立退。”道子急问何计。二人曰：“王恭、殷仲堪所欲讨者国宝耳，于相王无与也。若正国宝之罪，诛之以谢二藩，则二藩有不稽首归顺者哉？”道子默然良久，曰：“苟得无事，吾何惜一国宝。”遂命骠骑将军譙王尚之收国宝，付廷尉，赐死。并斩其弟王绪。遣使诣恭，深谢愆失，恭遂罢兵还镇。仲堪亦还荆州。

桓玄又谓仲堪曰：“今虽罢兵，干戈正未戢^①也。荆州兵旅尚弱，玄请为君集众以自强。”仲堪许之。玄于是招募武勇，广置军旅，阴养敢死之士为己爪牙。令行禁止，士民畏之，过于仲堪，虽仲堪亦惮之矣。今且按下不表。

且说一代将终，必有一代开创之主应运而兴。此人姓刘，名裕，字德舆，小字寄奴。汉楚元王二十一世孙，世居晋陵郡丹徒县京口里。祖名靖，为东安太守，父名翹，为郡功曹。母赵氏。裕生于晋哀帝元年三月壬寅夜。数日前，屋上红光烛天，邻里疑其家失火，往视则无有。将产之夕，甘露降于屋上。人皆谓是儿必贵。哪知生未三日，赵氏旋卒，家贫不能雇人乳，父将弃之。裕有从母张氏，生子怀敬未期，闻将弃儿，奔往救之，抱以归，断怀敬乳而乳之，儿得无恙。及长，风骨奇特，勇健绝伦。粗识文字，落拓嗜酒。事继母萧氏以孝闻。俄而父卒，家益贫，萧氏善织履，卖以给用，亦令裕为之。裕曰：“昔刘先主^②卖履为业，终为蜀帝。裕何人斯，而敢不为？”同里皆贱之，而裕意气自若。居常行动，时见二小龙左右附翼，樵渔于山泽间，同侣亦或见之，咸叹为异。及后所见，龙形渐大。家乏薪，每日伐荻新洲，给薪火用。一日，持斧往伐，有大蛇数十丈，盘跨洲中，头大如斛，见者惊走。裕有家藏弓箭，归取射之。大蛇伤，忽失所在。明日复往，闻有杵臼声从荻中出，迹而寻之，见童子数人，皆衣青衣，捣药其间。问何用，童子对曰：“吾王神也，昨游于此，为刘寄奴所伤，故捣药敷之。”裕曰：“既为神人，何不杀之？”对曰：“寄奴王者，不死，不可杀。”裕以为妄，厉声叱之，忽不见，乃取其药而返。尝至下邳，遇一沙门^③，端视之曰：“江表寻当丧乱，能拯之者君也。”见裕有手创，指之曰：“此何不治？”

① 戢(jí)——停息。

② 刘先主——指三国时刘备。

③ 沙门——指和尚。

裕曰：“患之积年，犹未获愈。”沙门笑曰：“此手正要用他，岂可患此？”出怀中黄散一包，曰：“此创难治，非此药不能瘳^①也。”授药后，沙门遂失所在。裕取药敷之，创果立愈。其后凡遇金创，将所存黄散及童子所捣之药，治之皆验。偶过孔靖宅，靖正昼卧，忽有金甲神人促之曰：“起，起！天子在门。”靖惊起，遽出视，绝无他人，独裕徘徊门外。因延入设酒相待，倍致殷勤。裕讶其礼待太过，问曰：“君何为若此？”靖执其手曰：“君必大贵，愿以身家为托，异日无忘今日之言。”裕曰：“恐君言未必确耳，裕何敢忘？”相笑而别。

有吕姬者，开酒肆于里中，尝闻裕多怪瑞，心异之。裕至肆中饮酒，每不计值。一日，裕索饮，姬曰：“室内有酒，刘郎自入饮之。”裕入室，即饮于盎侧，不觉过醉，倒卧于地。适司徒王谧遣其门人至丹徒，过京口里，走路辛苦，至肆中沽饮。姬曰：“请容内坐，送酒来。”其人入室，惊惧奔出，谓姬曰：“汝室中何为有此异物？”姬曰：“刘郎在内饮酒，有何异处？”其人曰：“现有一物，五色斑斓，如蛟龙状，蹲踞在地，不见刘郎也。”姬入，裕已觉，起立谓姬曰：“饮酒过多，醉倒莫怪。”姬笑而出。

其人问裕姓氏，略饮数杯便去，心窃讶之，归以告谧。谧曰：“我知其人久矣。吾前游京口竹林寺，乍及门，见一人从内走出，容貌奇伟，器宇不凡。询之旁人，乃知为刘寄奴也。入寺，郡僧哗然称异。予问其故，僧曰：‘刻有刘寄奴醉卧讲堂禅榻上，隐隐有五色龙章覆其体。众目皆见，及觉，光始散。故众以为异。’予疑僧言为妄，据子所见，僧言不虚。此非池中物也。”因戒门人勿言，阴欲与裕结纳。

一日，谧以公事赴丹徒，便道访裕。带从者数人，步行至京口里，适过刁逵门口，只见徒众纷纷，缚一人大树上。刁逵在旁，大声喝打。谧视之，乃寄奴也，大惊，喝住众人，谓刁逵曰：“汝何无礼于寄奴？”逵曰：“寄奴日来呼卢^②，负我社钱三万，屡讨不还，故执而笞之。”谧曰：“三万钱小事，我代寄奴偿汝，可速去其缚。”刁逵遂释寄奴。谧执裕手曰：“吾正访君，不意遇君于此。”裕便邀谧至家，拜谢救解之惠。谧曰：“此何足谢，君乃当代豪杰，何不奋志功名，而甘守穷困，致受小人之侮？”裕曰：“吾有志四方

① 瘳(chōu)——病愈。

② 呼卢——古时的一种赌博。